

# 《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》序

王文章

几年前,应星云大师之邀,与文化、艺术、哲学和教育界的学者在钓鱼台国宾馆聚餐。席间,星云大师讲起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,想起梦中思乡之情,那沉郁恳切之音容,令人至今难忘。星云大师作为佛界高僧的爱国情怀与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的热忱,素令人钦敬。星云大师耄耋之年,应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美术馆之邀,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星云一笔字书法展”。展览的举办,会让大陆书法界的朋友和广大观众看到大师特殊的一面:作为书法家的高僧,或作为高僧的书法家。

书法,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,自先秦传承至今,名家各擅胜场,可谓异彩纷呈。而书评与书法相伴相生,评鹭各有眼光,立论各有境界。虽

说评论不必拘于道法而贵在真诚,但我不敢妄评大师的书法造诣。古代书法品评的标准,无疑仍然是今天人们审视书法艺术的基本尺度。但当代审美趋向演变的影响,也是人们看待书法艺术高下的一个因素。但不管如何,我以为孔子当年“尽善尽美”的法则至今仍然是艺术的至境,是很难达到的境界。可是,我看大师的书法时,却想到了这四个字。

赵朴初先生生前经常说“佛教是文化”。佛家文化与儒家文化、道家文化等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。大师所书写的內容,全部是佛家劝人向善、积极乐观、通达湛然的哲理、格言、警句。其中蕴含的佛法大意和人生境界,是东方智慧最凝练的表达,是历代大德的精神遗产,有助于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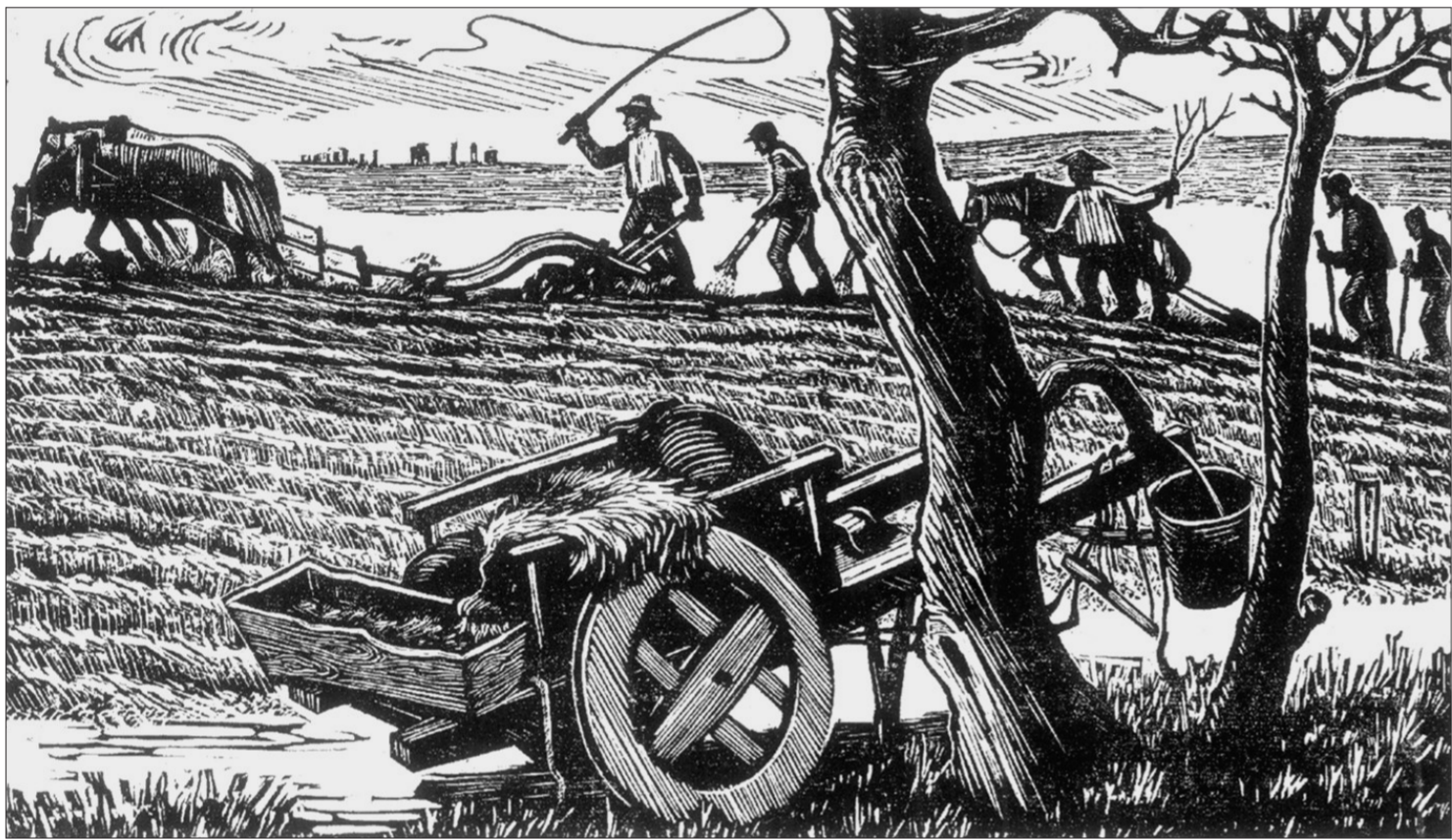
造当代人的健康人格和良好道德的养成,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,有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內容,可谓“至善”。

大师罹患眼疾之后,为了弘法利生,以书法结缘,反而独辟蹊径,卓然成家,独创“一笔字”,堪称当代书法界的奇迹。拜读大师的笔迹时,可以深刻体会到佛家“八万四千法门”但“法无定法”的道理。

大师的字超越了一般的书法理论和要求,不但无笔无锋、无经营位置,甚至无势无骨、无横竖撇捺,但却神采生动,气韵流畅,法象自然,适眼合心,让人联想到禅的境界:“青青翠竹,皆是法身;郁郁黄花,无非般若。”在那超越了俗世“规矩”和“方法”的如行云流水般的墨迹中,有一种鲜活灵动之美和深刻的

禅意。古人把一种最自然、最没有雕琢痕迹、最没有烟火气的艺术作品称为“逸品”,并将其置于“神品”“妙品”之上。这样的艺术,可谓“尽美”。看大师的书法,想到苏轼在《小篆般若心经赞》说的那句话:“心忘其手忘笔,笔忘其手忘心,心手相忘,才有了天然绝逸之美。”

去年,“中国书法”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。弘扬中华文明,是两岸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责任。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星云一笔字书法展”,这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,无疑将促进两岸人民的兄弟情谊,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。



春耕(版画) 夏凤

# 工笔画:应以写意精神为灵魂

夏硕琦

传统中国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,逐渐形成工笔画和写意画两大画种。前者工致精微,五彩缤纷;后者意笔恣肆,水墨为上。两者在画法、形式语言与审美趣味上都大相径庭。因之,“写意”似乎成为写意画的专利,“写意”又似乎与工笔画不甚相容。

为弄明白“写”与“写意”的本义,我查了词典。《辞源》对“写”的释义是:“宣泄,排除”;还有“描摹”“熔铸”等含义。对于“写意”的释义是:“表露心意。如《战国策》:‘忠可以写意,信可以远期。’”另一释义是:“国画的一种画法,以精练之笔勾勒物之神意,不以工细形似见长。”

《辞海》对“写”的释义是:“写字或作画”;“描摹。如写生、写真”;“宣泄。通作‘泻’”。对“写意”的释义是:“披露心意。如李白《扶风豪士歌》:‘原、尝、春、陵六国时,开心写意君所知。’”另一种释义是:“中国画属于纵放一类的画法,与‘工笔’对称。”

可见,“写”与“写意”有多项、多层含义,而其词的本义是:写字作画,宣泄,描摹,表露心意。而“写意”作为专指写意画的画法则是唐以后的事。荆浩就说“水墨墨章,兴我唐代”。经宋人元,水墨写意画法已经成熟。元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评僧仲仁画梅花:“以墨晕作梅如花影,然别成一家,所谓写意者也。”写意画经明、清的发展与至今的蓬勃,在写意画高度成熟的同时,把写情寄意的艺术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正如写意画不但不排斥写实精神,而且还以写实精神为根基、为源头活水一样,工笔画在秉承写实传统的同时,也须臾没有远离写意精神,而且从来都是以写意精神为灵魂的。

清人方薰就曾指出:“世以画蔬果、花草,随手点簇者谓之写

意;细笔勾勒者,谓之写生。以为意乃随意为之,生乃像生肖物。不知古人写生即写物之生意,初非两称之也。工细点簇,画法虽殊,物理一也……亦意而已矣。”他的思想很明确:工笔与写意“画法虽殊”,“亦意而已”。

其实,早在六朝时期顾恺之提出的“迁想妙得”,宗炳提出的“澄怀味象”,谢赫提出的“取之象外”“气韵生动”等绘画理论,就分别从艺术观察、艺术体验、艺术感悟、艺术想象、艺术构思、艺术表现以及形象思维等方面,阐述了神韵、妙趣、生气的表现之于绘画创作的首要地位,强调了神会、写意及艺术想象之于创作的高度重要性。

而两汉、魏晋及六朝时期,工笔画曾占主流地位,上述绘画理论的产生,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。唐代提出的“意存笔先,画尽意在”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“象外象”以及“意境”等理论,更从艺术构思到创作完成都强调“以意贯之”的精神。由此可见,写意精神乃工笔画和写意两大画种的灵魂,所不同者,唯形式、技法、趣味之区分。这恰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诗性审美文化性格。

为了深入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写意精神,并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,我试从“迁想妙得”“气韵生

动”“意境”等传统理论做些粗疏的探讨。

在创作中“迁想妙得”既是艺术观察、体悟的开始,又是审美发现的成果与艺术构思的核心。当画家精神高度集中,深入观察对象,那种忘我的视觉专注,在想象力的助力之下,不但会渗透到对象的内部,而且会与之神遇、融合,发现其内美,发现其微妙,发现其意蕴,并从而激起审美感和创作冲动。石涛说他的山水画创作,是他与山水“神遇而迹化”,就是对“迁想妙得”的极好诠释。

在当今的工笔画创作中,那些意趣隽永的佳作,无不得益于艺术想象,但同时也不存在着另一种现象:勤于精工细作,囿于想象飞翔;精于对象的描摹,失于意象的创生。尚未形成竭尽全力捕捉“妙意”的创作意识。在创作中似乎乎忽略了“迁想妙得”的过程,因而也就无所谓意味、微妙、神韵的发现与把握,拼体力而少智慧,攻技能而缺灵感。因之,写意精神的强调,还需从传统理论再认识着手,还需从艺术想象力的培养着力。

“气韵生动”来自绘画创作中多种形式元素的和谐,它不仅关涉笔墨技巧,更关注超越技巧之上的精神性蕴含。正如徐复观所言:“气与韵,都是神的分解性的说法,都是神的一面,所以气常称为‘神气’,而韵亦常称为‘神韵’。若谓一般形貌为人的第一自然,则形神合一的‘风姿神貌’,亦是这里的所谓气韵,是人的第二自然。”“气韵生动,正是传神思想的精密化,正是对绘画为了表现人的第二自然提出了更深刻的陈述。”

工笔人物画中的写意精神,主要应体现于“人的第二自然”的塑造,着力于生命的升华;“气韵生动”的表述,“精神还仗精神宽”,梅、兰、竹、菊的君子之风,难

道不是作者比德思想的物化吗?

宋代是我国工笔花鸟画发展的艺术高峰,而当时的《宣和画谱·花鸟叙论》中就明确提出“绘画之妙”“与诗人相表里”,旨在“养兴”的观念,继而指出:“鹤之轩昂,鹰隼之击搏,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,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,展张于图绘,有以兴起人之意者,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,遐想若登览物之有得也。”所谓“轩昂”“风流”“磊落”等都是精神性的,原非自然所有,而画花鸟却旨在“兴起人之意”,通过“夺造化”而达到“移精神”与“有得”的终极目的。这说明宋人对工笔画的写意精神在理论上是十分明晰的。

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强调:“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,历历具足,慎谨慎密,而外露巧密。”可悲的是,当今的某些工笔画之病,恰恰在于对形貌采章、谨细巧密的热衷,而无心于创意立体。工笔画的写意精神,不仅体现在笔墨墨墨的实处,更应属于于无笔墨的虚处。当今有些工笔画刻意于制作,全然缺失象外求象的理念,空白处真的就是空无,是白纸,意趣索然。“有境界则自成高格。”(王国维语)意境理论是传统美学不断深化发展的成果,也是绘画创作与鉴赏的理论核心。对于中国来说,不论是写意画,抑或是工笔画,意象是艺术构思的起始又是形象创造的灵魂,意境是创作的旨归又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宇宙生灭互化的永恒运动,天地间生命的境界,万物形象的姿态,无穷无尽。绘画形式借状物以达造化之情,借象征寓意以表现最深的真境,表达生命的情调和律动。工笔画的写意主旨并不在于营造意境。其实写意画也不例外,舍弃主旨,尽在笔墨形式趣味上兜圈子,那岂不是舍本逐末?

## 理论前沿

2009年8月,国务委员马凯在《传承繁荣和发展中华书画艺术》的讲话中,对推出书画精品、倡导文艺批评提出了希望。为提升艺术理论研究水平,促进书画艺术的创新和发展,5月6日,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在京举办了“时代与艺术”理论研讨会。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、主任陈进玉,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陈鹤良、王明明,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杨延文、副理事长舒乙及常务理事金鸿钧、张立辰、杨力舟,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贾浩义、姜宝林、王涛生、胡永凯、朱道平、陈钰铭,王镛、殷双喜等美术界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会议。

陈进玉在讲话中说,群众大声疾呼“精品”和“经典”,但“大家”和“大师”不是自吹出来的,也不是被捧出来的,必须接受艺术实践、大众和历史的检验与检验。文艺批评贵在崇尚求实、真诚坦荡,这需要有—双明亮的眼睛和—颗公正的心。他希望大家对书画艺术创作的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,对书画普遍性、倾向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,对书画界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“中华书画艺术的传承和繁荣,有赖于文艺批评家、评论家的激励、匡正和引导,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是把学术和人格联系在一起,有创建的美术理论和负责任的美术批评有利于美术创作的繁荣。”他说。

## 不仅推崇大家,也要关注“非名家”

“弘扬经典,推崇大家,内容平实,学术性和欣赏性并重,形式上厚重典雅,这是办美术刊物具有方向性的一个指标。”《美术》杂志原主编、美术理论家李松说。

最近有两件古代书画作品很受关注,一是《富春山居图》,一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前者在当代两岸关系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,后者则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在上海世博会上向世界展示。他认为,很多古代作品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,美术界需要做的,就是深入挖掘其价值并加以呈现。

“东北画家赵奇的《重逢》,刻画的是知青青年插队农村后,一个留在当地、另一个回城,20年后两人再次见面的形象,非常耐看,顶得上一部小说!”李松建议,要关注由于各种原因被冷落、艺术上有成就的“非名家”,以及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及画家。

## 正确看待和发展现代艺术
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说,目前中国应该重视发展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,对于那些用现代艺术手段丰富公众艺术语言,进而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创作,应该大力鼓励和支持。

## 艺术书架

# 朴实无华的自传

敬 棟

一般人都知道齐白石是一位大画家,其实,细分起来,他还是书法家、篆刻家和诗人,他真正做到了中国古时候对一流艺术家的要求:诗、书、画、印均有极高造诣。

齐白石1864年1月1日生于湘潭县白石铺杏子坞,1957年9月16日病逝于北京。名纯芝、璜,小名阿芝,字渭清,号兰亭、濒生,别号白石山人,并有齐大、木人、木居士、借山翁、借山吟馆主者、寄园、萍翁、寄萍堂主人、三百石印富翁等多种笔名。曾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、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、北京画院名誉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。曾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,获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,1963年又被该理事会公推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。

齐白石71岁时,曾请江苏吴江学者金松岑为他作传。为此,他口述生平往事,由门人张次溪笔录后寄给金松岑,作为传记的素材。但当时(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末)的中国,战乱频频,因而齐白石的口述时时时辍,屡屡中断。1947年,金松岑去世,传记未成。齐白石的口述则止于1948

“现代艺术的特性是强化个性、简化形式。这不仅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特征,也是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特征。”王镛说,拿这两条标准衡量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,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:如果说塞尚是西方现代艺术之父,那么齐白石是中国现代艺术之父。因为齐白石的艺术个性非常突出,形式高度简洁,特别是衰年变法之后的红花墨叶、大写意花卉,个性非常突出,可以说他开辟了本土现代艺术的前河。

谈到当代画家,他认为也有不少这样的典范,像吴冠中和张仃,虽然有“笔墨之争”,但是他们都在艺术现代性上做出了自己的独特探索。吴冠中是沿着林风眠路子走的,在强化个性、简化形式后,创造了特有的线条韵律;张仃当时被人称作“毕加索+城隍庙”,他吸收了西方立体派和中国民间艺术的元素,其后期的焦墨作品把山水画简化到只用焦墨来表现,也开创了一种现代感很强的形式。“当代中国要充分发展自己本土的现代艺术,既可以很好地传承中国书画乃至文化传统,又可以创造出中国本土独一无二现代艺术,这才是我们时代最需要的经典,这样的艺术家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大家。”他说。

## 弘扬民族文化,不可忽视公共空间

“那种把书法和绘画变成书画界小圈子的玩物,个人的孤芳自赏渐渐疏离广大受众的倾向是不可取的。”《美术研究》副主编殷双喜对“书画艺术更应该雅俗共赏”(马凯语)深有同感。他说,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,贫富差距增大,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出现了很多问题,整个社会的心态紧绷,这个时候,书画怎样更多地与时代发生关系,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,需要落实为具体的做法。其中,如何利用美术作品影响人们的审美和心理十分重要。

他感慨地谈到自己到韩国首尔的感受,在那里一进入机场,迎面一排玻璃灯箱上展示的全部是韩国博物馆的藏品,下面还标注国宝第多少号,反映出他们对自己民族艺术品的那种自豪和自信。“而中国的机场基本全覆盖着广告,虽然没错,但在像这样的大型公共空间里,在人流众多的地铁站台内,如果能有对优秀的中国书画艺术和文化宝藏的有序展示、介绍,那种崇尚民族优秀艺术潜移默化的熏陶该是多么惊人!”

殷双喜提出,优秀的中华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,在如何更好地进入社会公共空间,更多地为社会所欣赏和接受等方面,需要有更多的思路和做法。

## 美术批评不能“缺失”又“缺信”

“在当前多元化格局下,讲究个性成为一种时尚,似乎谁要再说‘文艺为人民服务’就显得很老土了。”美术评论家康征对这种

#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艺术

本报记者 严长元

看法不以为然。他说,积极健康的艺术形式能陶冶情操,振奋精神,如果对一幅书画作品时,人们感觉到沮丧、消沉、颇费猜测、莫名其妙,这样的书画艺术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?

但是这样的情形在当代屡见不鲜。“因我家住在通州,去宋庄画家村也是常事。在那里,我曾经和一个丑化毛泽东形象的国家争论。我说,你这样做不仅是个艺术问题,而是个立场问题;他说,我搞艺术不管其他事情。”针对这样的现象,应有的美术批评不仅“缺失”,而且“缺信”。康征认为,美术批评不仅要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,还要明确民族立场,更要有力度。

康征说,精英艺术、经典艺术之所以长盛不衰,也从一个侧面说明,艺术的高度并不是让大多数人理解,而是要使广大受众接受。美术批评没有自己的民族立场和尊严,中国书画艺术走向世界将永远是句空话。面对异彩纷呈的国际艺术现状,我们的美术批评在借鉴、融合、深入的同时,要坚定自己的民族立场,不能让西方社会的嘈杂声音混淆了视听。在分析、鉴别、批判之后,才能真正吸收到好的、真的、善的艺术营养。建立、健全美术批评机制任重道远,需要大家不懈的努力。

步习画、学诗、刻印的经历叙述也充满感情色彩,寓至深的情理于至浅的文字中,于不经意间触动人心。“我常常觉得最动人的文学是最真诚的文学。不掩饰、不玩弄笔调,以诚挚的心情,说质朴的事实,哪能不使人感动?”这正是本书独具魅力的地方,也是最值得读者参悟的地方。

(《白石老人自述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)

## 白石老人自述

齐白石

